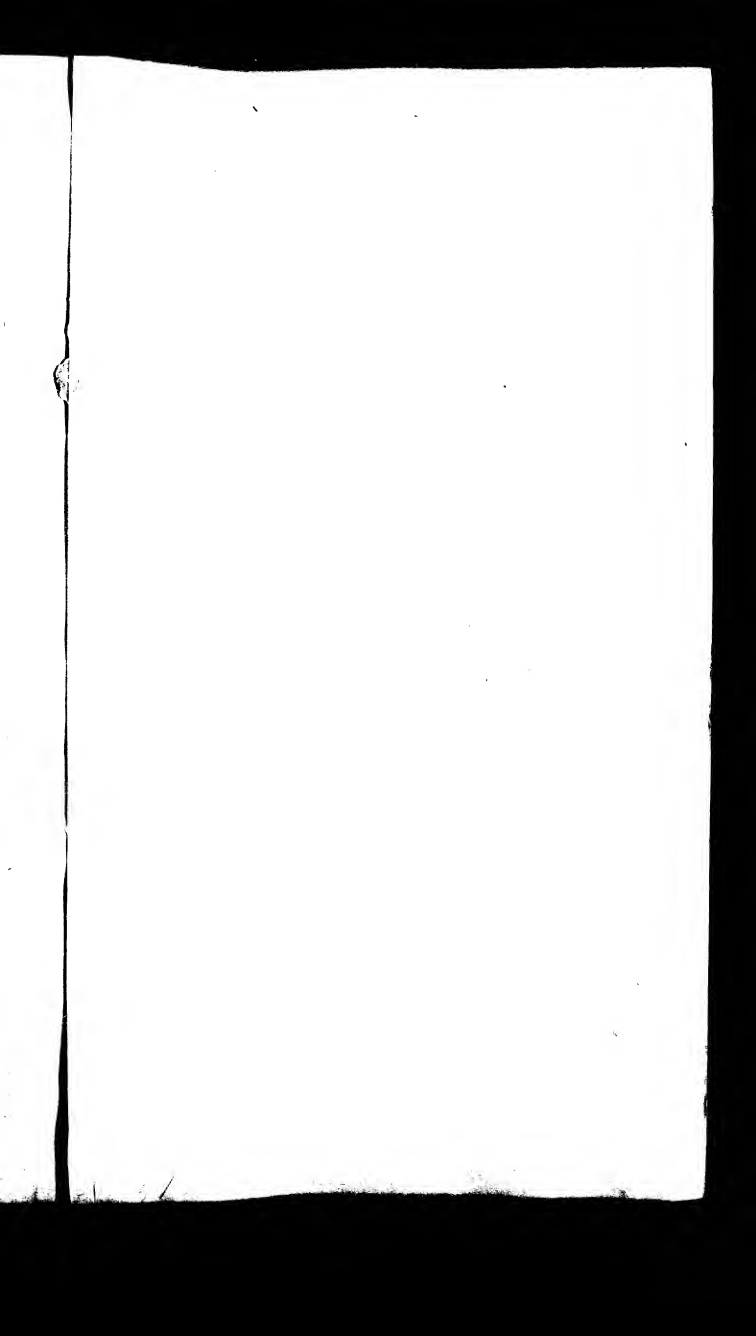


4894.5
0146E

說帖

道光十二年分



湖廣司道光十二年分

查例載監生有犯笞杖輕罪照例納贖罪止杖一百者分別咨參除名等語是監生犯杖一百之罪例內止應除名並無折責發落之文此案監生陳元俊因伊子陳孝仕竊伊膳穀並不依法決責輒橫加毆打致令傷重殞命實屬非理毆殺應如該撫所咨陳元俊合依子孫違犯教令非理毆殺者杖一百律杖一百惟該犯罪止杖一百業已革去監生所得杖罪應照例毋庸發落所有該撫咨稱折責四十板之處應

毋庸議餘如該撫所咨完結相應咨覆該撫並知照
禮部可也

湖廣司

查辦理人命案件或故或闕總以下手之時是否有
心致死為斷非謂傷在要害即當概科以逞忿故殺
之罪也檢查本部從前核覆各案內有被揪情急手
又咽喉冀其鬆放者有被罵不甘手又咽喉冀其住
口者因係無心致死仍照聞殺科斷至失手又傷咽
喉致斃依聞殺定擬之案向來有不一而足此案楊
公文因與蔡顯發爭毆又傷蔡顯發咽喉身死雖傷
在要害惟楊公文與蔡顯發平日既無積怨深仇而

臨時又無被辱難堪之狀有在旁目擊之賈復濫可
証該撫將楊公文依聞殺律擬絞尚屬允協是以本
部照擬核覆茲據大理寺片稱楊公文手入蔡顯發
咽喉似不致遽爾殞命核其情節似係撲壓之際乘
機用力格死之狀並稱手格咽喉以致氣閉殞命用
力豈為尚輕為時亦湏良久若非有心格定只湏畧
為鬆放使可無傷天下有收手不及之事無鬆手不
反之理相應片商等因本部檢閱原揭蔡顯發係被
楊公文入傷咽喉身死並無氣閉字樣片內所稱氣

閉殞命似屬錯誤細核案情楊公文被蔡顯發帶跌
急圖掙起以致失手又住咽喉雖時全身之力注於
一手雖即為鬆放而咽喉已不能不傷檢查洗冤錄
載咽喉係速死之處但經成傷即能斃命原不必用
力良久令其氣閉始足戕生是所供失手又傷不期
致斃之處尚屬可信且故殺之案有不死不休之勢
業經頓起殺機豈肯稍留殘喘今蔡顯發被刃之後
並未氣絕迨抬往家內醫治始行殞命其為並非楊
公文有心搗斃尤屬顯而有徵自應仍照該省所擬

題覆所有大理寺片商之處應毋庸議相應咨覆大理寺查照可也

湖廣司

查例載充惡棍徒生事行充無故擾害良人確有寔據者發極邊足四千里安置又名例律載斷罪無正條援引他律加減問擬各等語此案楊名和起意糾人阻遏米販藉以圖詐錢文時有鄭道根等坐船回家楊名和瞥見疑其帶有米石約同謝世貴等往向盤詰將船盪攏鄭道根等船左楊名和與謝世貴過船聲稱米價昂貴禁止販運如果船內藏帶米石允給錢文始能放走鄭道根等因其詐索當向斥詈捉

等楊名和謝世貴畏懼隨即逃回已船開行鄭道根等推開船蓬一齊站立船左喊捉以致左重右輕船隻翻覆均各落水詎鄭道根劉禮坤謝世湘黃長太溺水身死該撫將楊名和比照竊盜逃走事主倉皇追捕失足身死滿徒例上照致死人數逃加二等例擬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等因咨部查楊名和糾人阻遏米販圖詐實屬無端擾害雖被詐之鄭道根等死由舟覆自溺且在該犯等逃回之後並無爭聞嚇逼情事惟究因索詐起釁致釀四命自應從重問擬

通情事惟究因素許起覺致酺四合自廣從之

用昭懲創楊名和一犯應改依充惡棍徒生事行充
無故擾害良人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例從重寔發
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仍於到配後酌加枷號三
箇月折責安置餘均應如該撫所咨辦理仍令照例

彙題云

湖廣司

除聚衆搶奪興販婦女罪應擬軍之唐秀成並無販
婦女應擬徒罪之汪尚才業已在監病故應與訊無
凌虐之禁卒人等均毋庸議外查例載興販婦人子
女轉賣與他人為奴婢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若轉賣
與他人為妻妾子孫杖一百徒三年為從各減一等
等語此案汪尚陽等各自興販婦女欲圖轉賣獲利
尚未轉賣即被唐秀成等搶去該撫以該犯等意在
圖利轉賣之時自必不分良賤未便即照賣為妻妾

之例問擬將汪尚陽等均依興販婦女轉賣與他人
為奴婢例擬流未賣減一等律擬徒等因咨部查興
販婦女例內並無未賣減等明文今汪尚陽等興販
婦女欲圖轉賣獲利未便因其尚未賣出減等問擬
致與定例不符惟既未轉賣則所販之人或為奴婢
或為妻妾子孫尚在未定自應酌照賣為妻妾例科
斷該撫將汪尚陽等於興販婦女賣為奴婢例上減
等擬徒罪名雖無出入引斷究未允協應即更正汪
尚陽馮二馮玉白陳秀沅等均應改依興販婦女轉

尚陽馮二馮玉白陳秀沅等均應改依興販婦女轉

賣與他人為妻妾者杖一百徒三年例杖一百徒三年事犯到官在道光十一年正月十二日

恩旨以前所得徒罪應准其減為杖一百餘應如該撫所

咨辦理云

湖廣司

查審理謀殺重案必嚴究造意之人治以首禍之罪
不得僅據兇犯狡飾之供草率定擬致滋寬縱此案
劉氏係聶文祥之妻先後與李古雲賀應方並母家
雇工李么通姦嗣後氏翁聶兆信等風聞防範嚴緊
未能續姦賀應方戀姦情熱起意將劉氏拐往別處
長久相聚央李么將劉氏勾出逃走許給錢十五千
文令李么一同逃走代娶妻室李么允應潛向劉氏
告知劉氏慮被查知不依未經允許李么隨向賀應

方回覆賀應方囑令再行誘拐李么亦圖將劉氏拐
出來便續姦並貪圖賀應方給錢代為娶妻起意將
聶文祥致死設法拐逃與賀應方商允賀應方旋買
得糧食赴湖南販賣李么憶及在鄭時榮家傭工時
刺有毒虫砒霜一塊隨取帶身邊遇便下手嗣李么
與劉起先赴田鋤草聶文祥亦在己田工作聶文祥
適因口渴稱欲回家取茶李么即稱帶有現成茶水
可以取飲即將身帶砒霜攪入茶內倒出一碗給飲
聶文祥旋稱腹痛回家嘔吐不止劉氏查問聶文祥

聶文祥旋稱腹痛回家嘔吐不止劉氏查問聶文祥

將李么給茶與飲向告劉氏心疑趨出向李么盤問
李么將謀毒情由告知囑令隱忍聶文祥毒發殞命
該督等將李么依姦夫起意殺死親夫例擬斬立決
劉氏擬絞監候賀應方比例減等擬流聲明李么業
已病故等因具奏臣等查核案情賀應方與李么商
同謀命之時別無証佐而李么生前又堅不招承所
稱李么造意祇係賀應方一面之詞即謂毒藥確有
來歷下毒經人見聞亦焉知非李么之聽從賄囑代
為加功何得執為賀應方並未造意之據且賀應方

與劉氏戀姦情熱圖拐不成因而商同謀命方且志在必得何遽舍之遠行顯有事發畏罪記名遠出藉圖狡卸情事況田間耳目昭彰何以能從容下毒砒塊驟難融化何以一攬即勻似此種種支離皆非情理所有至劉氏於李么等謀斃伊夫如果寔不知情則到案之初不應遽行承認縱謂圖陷他人豈肯自甘重罪是所供伊夫被殺並未同謀尤難憑信案關因姦謀殺親夫自應詳細研鞠乃該督等輕聽現犯供詞歸重罪於已死之犯致令姦夫姦婦竟無一人

供詞歸重罪於已死之犯致令姦夫姦婦竟無一人

寔抵殊匪慎重人命之道臣部礙難率覆相應請

旨飭下該督等再行親提全案犯証逐一研訊務得確情

按律妥擬具奏到日再議

湖廣司

查律載七十以上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八十以上及篤疾犯應死者奏聞盜及傷人者亦收贖餘皆勿論等語此案流犯張心記前因周學熙談及周學銘無人養贍輒以董添志家道殷寔先往求助如不依允藉命糾搶挾制之言設計教誘經該撫將該犯依詐教誘人犯法與犯同罪至死減等律擬流並聲明該犯一言賈禍致董添志等橫遭挾搶又釀成多人斬流重罪雖年逾七十不准收贖等因經本部核覆

覆在案茲據該撫以該犯在監患病兩腿拘攣已成
篤疾聲請准其收贖等因咨部職等查篤疾犯軍流
以下等罪除盜及傷人外餘得勿論與七十以上犯
罪律應收贖者本有區分今張心記係因詐教誘人犯
法擬流並非盜傷人可比雖前據該撫聲明年逾
七十不准收贖惟現經驗明該犯兩腿拘攣已成篤
疾勢難令其遠涉長途且以律得勿論之犯仍令照
例收贖已屬從嚴懲辦與該撫前咨所稱不准收贖
之處尚無牴牾似可交司照覆是否仍候 鈞定

之處尚無抵牾似可交司照覆是否仍候 鈞定

湖廣司

查律載謀殺期親尊長已行不問已傷未傷皆斬等語此案李尚有因胞兄李尚其向色心正求乞酒食被罵推搡磕碎飯碗李尚其卧地潑賴該犯勸令回歸因其定欲拼命遂以代為伸冤之言慫恿李尚其旋即色心正門樓上自縊身死前據該撫將李尚有比依逼迫期親尊長致死絞罪上量減擬流具題經臣部以李尚其雖由自行起意縊斃而成于該犯之慫恿實與聽從謀殺無異等因題駁去後茲據該

撫遵駁審明改擬具題查李尚有於胞兄李尚其自行縊斃之時尚無幫同加功及在場目擊情事惟服制攸關仍應按律問擬應如該撫所題李尚有合依謀殺期親尊長已行不問已傷未傷皆斬律擬斬立決招解在道光十一年正月十二日

恩旨

以前案關服制不准援減該撫疏稱云

云

天簽

查例載卑幼誤傷尊長至死罪干斬決審非逞兇干犯仍准叙明可原情節夾簽請

犯仍准叙明可原情節夾簽請

旨等語此案李尚有因同胞兄李尚其至包心正家求乞
包心正給與冷飯李尚其不依爭鬧包心正稱欲捆
送並將李尚其推出大門將飯碗撻落打碎將門闔
閉李尚其臥地潑罵該犯勸令回歸李尚其欲與包
心正拚命該犯亦恨包心正刻薄聲言如果死在包
心正家必定代為伸冤之言慫恿旋各回歸詎李尚
其即在包心正門樓自縊身死核其情節死由伊兄
自行起意該犯僅止空言慫恿尚無幫同加功情事
且伊兄自縊之時該犯並未在場目擊較之誤傷尊

長至死者情更可原既據該撫於疏內聲明相應援
例夾簽恭候

欽定

湖廣司

該督等奏稱盤馮氏係盤均華之妻律無緣坐應照
例給與功臣之家為奴解送刑部轉交值年旗酌給
為奴其甫生幼女給與隨帶係養等語臣等查大逆
案內緣生婦女及男年十歲以下者按例固應交值
年旗給官員為奴惟查嘉慶十九年軍機大臣會同
臣部辦理逆犯林清案內緣坐犯屬奏明此等謀逆
教匪家屬未便容留京師致滋萌孽應請發往省分
較遠之福建廣東等處駐防為奴其年未及歲之幼

孩令該犯屬攜帶配所一併為奴等因在案又道光
八年臣部辦理送回案內緣坐犯屬照例擬以交值
年旂為奴具奏奉

旨刑部將喀什噶爾解到應行緣坐逆屬請交值年旂分
分給八旂大臣為奴此等逆屬情罪較重未便留於京
師着刑部酌發河南青州太原江寧京口杭州乍浦荆
州成都各都各處駐防為奴等因欽此欽遵亦在案現
在三省徭匪悉就蕩平其應行緣坐之犯若概行解
部交旗未免人數衆多且此等逆徭家屬亦未便令

部交旗未免人數衆多且此等逆猺家屬亦未便令

其聚集京師是以本年九月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
臣部審擬逆犯趙幅全等案內緣坐女犯趙黃氏趙
三妹二口卽係酌發陝西駐防為奴今盤均華之妻
盤馮氏亦係猺匪案內緣坐婦女與趙黃氏等事同
一例辦理未便兩岐應令該督將盤馮氏酌發距該
省較遠之陝西甘肅山東山西等省給駐防官兵為
奴其甫生幼子給與隨帶撫養毋庸解部交祈所有
此項猺匪案內續行審辦緣坐婦女及十歲以下緣
坐男犯卽由臣部行知各該省一體遵照辦理

湖廣司

查道光十一年六月本部奏准軍民人等買食鴉片烟者杖一百枷號兩個月仍令指出販賣之人查拿治罪如不將販賣之人指出即將食烟之人照販賣為從例杖一百徒三年等因通行在案此案張桂豐曾德兒戴三兒因買食鴉片烟被獲據供係向在逃之李紅發買得該撫以張桂豐等業將販買之李紅發指出應照例問擬將張桂豐等依軍民人等買食鴉片烟例擬以枷杖等因咨部查審辦買食鴉片烟

之案必令指出販賣之人查拿治罪者誠以欲除買
食之弊必嚴治販賣之人而販賣之人踪跡詭譎驟
難破案故定為買食者不將販賣之人指出問擬滿
徒之例俾知代為隱瞞必至身陷重罪庶幾互相訐
發販賣者不至漏網而買食之風或可漸息若但因
其供出販賣者之姓名不俟查傳到案即予從輕發
落則與未經供出者何異且此端一開到案之犯皆
可捏詞搪塞勢必至有名無寔於按本塞源之道殊
無裨益今張桂豐等買食鴉片烟雖將販賣之李紅

無裨益今張桂豐等買食鴉片烟雖將販賣之李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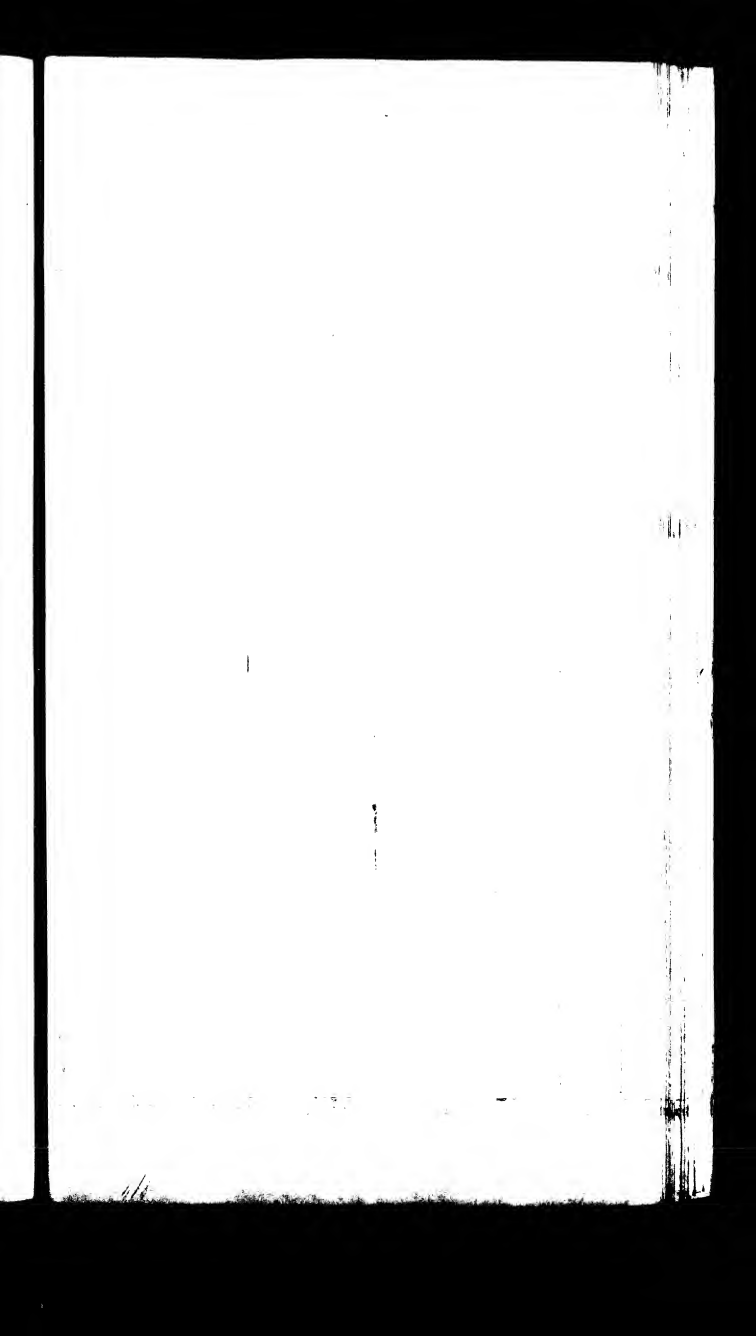
發供出而李紅發現在逃逸未經獲案焉知非該犯等假捏姓名串供避就乃該撫遽將該犯等擬以枷杖完結殊與例意不符應令該撫飭屬另行研究如張桂豐等能將販賣烟土之人續行供出查拿到案尚可仍照原擬科斷若販賣之人並未獲案即係不將販賣之人指自應按照奏定章程將張桂豐等擬以杖一百徒三年仍令該撫循例批結入於外結徒犯冊內彙咨報部查核再該省既誤會例意將未經指出販賣之人查拿到案之犯僅予杖責誠恐各省

尚有似此誤會之案相應咨覆該撫並通行直省各
問刑衙門查照畫一辦理可也

湖廣司

查此案譚質鄭因疑賊將譚汝洸捆毆身死前據該撫審擬具題本部因案多疑竇駁令另行研訊確情等因去後茲據該撫覆審仍照原疑咨部辦理等因查此案係本部題奉

諭旨駁令覆審之件雖正犯業經病故惟案內尚有罪應擬流從犯自應仍行專本具題未便率行咨結應令該撫循例具題到日再議



湖廣司

查律載犯罪事發而逃走拒捕者各於本罪上加二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毆人至折傷者絞監候又例載罪人事發在逃被獲時如犯該軍流者照本律加逃罪二等有拒捕者加本罪已至滿流而拒毆在折傷以上者照律擬絞監候又竊盜拒捕刃傷事主姦夫拒捕刃傷應捉姦之人及折傷以上依律分別問擬斬絞外若傷非事主並非例得捉姦之人以別項罪人拒捕如毆所捕人至殘廢篤疾罪在滿徒以

上者方依律擬絞其但係刃傷及刀傷以下仍照律
加本罪二等問擬又名例律註載逃在未經到官之
先者不坐各等語此案褚貴因與王撈子口角用黃
繕尾刀將王老子扎傷被獲審依棍徒仇害例擬軍
發配解至中途棄間逃回嗣經緝役丁成瞥見趕攏
捕捉該犯用鐵鎚將丁成左腿拒傷當被拿獲丁成
傷經平復該撫以例內所稱拒毆在折傷以上是否
折一齒罪應滿杖以上即為折傷抑必須折跌肢體
罪在滿徒以上方為折傷及姦盜罪人拒捕例內所

罪在滿徒以上方為折傷及姦盜罪人拒捕例內所
稱別項罪人拒捕是否專指事發在逃之罪人而言
抑色括在內均未指明今褚貴用鎗拒傷差役若律
內所稱折傷係折一齒即為折傷則該犯似應擬絞
若必須折跌肢體方為折傷及例內所稱別項罪人
拒捕係包括犯事在逃罪人在內則該犯止應加拒
捕罪二等問發烟瘴酌加枷號檢查道光元二等年
蘇阿體等四案均與褚貴之案約畧相似擬罪並不
畫一併咨部核示等因查罪人事發在逃被獲拒捕
之例係專指滿流以上人犯事發到官於未經斷結

之先負罪在逃律應加逃罪二等者而言至逃在未
經到官之先按律不加逃罪及逃在解配之時與到
配之後按例止應就本犯之罪遞加一等調發者均
不得牽引罪人事發在逃之例故向來辦理罪人拒
捕案件如係滿流以上人犯事發在逃被獲拒捕者
即不以別項罪人論但令拒毆至折傷以上無問是
否殘廢篤疾均應按例擬絞若罪人未經到官脫逃
拒捕及僉發軍流入犯在配在途脫逃拒捕各案分
別均照別項罪人之例必毆所拒人罪在滿徒以上

別均照別項罪人之例必毆所拒人罪在滿徒以上

者方依律擬絞其但係刃傷及刃傷以下止加本罪二等輕重各有權衡引斷無虞牽混今軍犯褚貴於解審時中途脫逃按例止應照本犯軍罪逸加一等調與罪人事發在逃應加逃罪二等者不同其用鉄鎗拒傷差役平復自應照別項罪人拒捕之例於本犯極邊充軍上加二等擬以寔發烟瘴充軍加枷號三個月應令該撫速行妥擬報部本部再行核覆至原咨所引蘇阿體等四名雖辦理未能畫一惟係未經通行舊案未便援照定斷相應咨覆該撫並通行各

直省問刑衙門查照畫一辦理可也

河南司

查例載搶奪財物如有聚至十人以上執持器械倚強肆掠果有充暴衆著情事者均照糧船水手例分別首從定擬又糧船水手夥衆十人以上執持器械搶奪為首照強盜律治罪為從減一等又律載強盜已行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又例載白晝搶奪傷人未死如刃傷者首犯擬斬監候各等語此案高有德疊次起意結夥十餘人執持器械搶奪得贓寔屬倚強肆掠充暴衆著傳大鵬聽從高有德疊次聚

衆搶奪罪止擬流又於兵役查拿時用棍拒傷差役
李煥平復亦止加等擬軍其用刀拒傷事主潘占魁
平復罪止擬斬自應從重科斷應如該撫所題高有
德即高二合依搶奪財物如聚至十人以上執持器
械倚強肆掠照糧船水手例分別首從定擬糧船水
手夥衆十人以上執持器械搶奪為首照強盜律治
罪強盜已行而但得財者斬立決律擬斬立決傳大
鵬合依白晝搶奪傷人未死如刀傷者擬斬監候例
擬斬監候秋後處決該撫疏稱魏魁沅即魏八歌疊

擬斬監候秋後處決該撫疏稱魏魁沅即魏八歌疊

次聽糾搶奪復於兵役捕拏時輒敢用黃鱔頭刀拒傷差役董均召平復亦應按例問擬魏魁沅即魏八歌除聽從搶奪並充器傷人罪應軍流輕罪不議外合依犯罪逃走拒捕毆所捕人至折傷以上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等語查律載犯罪逃走拒捕者各於本罪上加二等毆所捕人至折傷以上者絞監候又例載竊盜拒捕刃傷事主姦夫拒捕刃傷應捉姦之人依例分別問擬斬絞外若傷非事主並非例得捉姦之人以及別項罪人拒捕如毆所捕

人至殘廢篤疾者方依律擬以絞候其但係刃傷仍
照律加本罪二等問擬又罪人事發在逃被獲時如
犯該軍流者照本律加逃罪二等有拒捕者如本罪
已至滿流而拒毆在折傷以上者照律擬絞監候又
名例律註云逃在未經到官之先者不坐各等語是
罪人拒捕律內雖有折傷以上擬絞之文而例內則
除竊盜拒傷事主姦夫拒傷應捉姦之人而外必所
拒之傷至殘廢篤疾以上方依律擬以絞候其但係
刃傷者止應加本罪二等例文分晰甚明至罪人事

刃傷者止應加本罪二等例文分晰甚明至罪人事

發在逃折傷以上擬絞之例係專指到官脫逃律應
加逃罪二等者而言若逃在未經到官之先按律不
加逃罪自不得概援折傷擬絞之條今魏魁沅即魏
八歌疊次聽從搶奪於未經到官之先聞拏逃逸與
事發到官脫逃者不同嗣於差役捕拏時用黃鱔頭
刀將差役董均召拒傷亦非姦盜罪人拒傷事主及
應捉姦之人者可比且董均召被拒傷痕業經平復
並無致成殘廢情事自應將魏魁沅依別項罪人拒
捕刃傷例於充器傷人上加拒捕罪二等擬極邊充

軍該撫將魏魁沅依罪人拒捕毆所捕人至折傷以
上律擬絞核與定例不符罪闕生死出入臣部不便
率覆應令該撫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該撫疏稱

董季峯云

云

續據該省檢舉將高有德加等擬軍經本部題
覆在案

河南司

查例載竊盜臨時盜所拒捕傷人未死如刃傷者首
犯擬斬監候又竊盜棄財逃走與未經得財逃走被
事主追逐拒捕傷人未死如刃傷者首犯擬絞監候
各等語此案潘蠻子行竊事主尤立明家入室竊得
衣褲放在門旁牆下又進東院正在行竊適事主尤
立生在院睡歇驚覺起捕潘蠻子正欲逃走被尤立
生揪住潘蠻子掙不脫身一時情急用刀拒傷尤立
生額顱等處平復該撫將該犯依竊盜臨時盜所拒

捕及傷事主例擬斬監候等因具題臣等查竊盜臨
時盜所拒捕及傷事主擬斬之例係指事主於盜所
當時拿獲而賊犯呈兇持刀拒傷者而言如賊犯未
至盜所尚未行竊被事主拏獲拒捕自有未經得財
逃走被追拒捕之條今潘蠻子行竊事主尤立生家
於入室竊得贖物後復進院行竊如果該犯欲竊院
內之物被事主捕獲拒捕自應以盜所論若該犯仍
欲入室復行竊至院內被事主捕獲即屬尚未得財
自不得科以盜所拒捕之罪該撫於供勘內既未詳

自不得科以盜所拒捕之罪該撫於供勘內既未詳
細聲明碍難懸揣定案罪閔斬絞出入臣部未便率
覆應令該撫另行提犯研訊確情按例妥擬具題到
日再議

河南司奉

戴

大人交核河南司承審馬甲白達色用磚毆傷本管

驍騎校富忠越二十四日因風身死一案職等查律

載軍士毆本管官杖一百徒三年毆佐貳官減一等

篤疾者絞候死者並斬監候又卑幼毆本宗總麻兄

姊篤疾者絞候死者斬監候又例載卑幼毆傷總麻

尊長尊屬餘限內果因本傷身死仍擬死罪奏請

定奪如蒙寬減減為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又名例律載斷

罪無正條援引他律比附定擬各等語此案白達色

充當馬甲與驍騎校富忠口角起衅彼此揪毆該犯
白達色順拾磚塊毆傷富忠左眉連左眼胞越二十
四日因風殞命經該派審司員以富忠因風身死已
在他物傷正限以外如係尋常聞毆例止滿徒該犯
毆傷本官固未便照尋常辜限科罪若仍照本律問
擬則因風致死與因傷致死者寬覺無所區別擬將
白達色依軍士毆本管官死者斬監候律止量減一
等寔發黑龍江充當苦差到配加枷號三個月等因

繕具說帖呈

繕具說帖呈

堂奉

批交核職等查卑幼毆傷總麻尊長餘限內因傷身死
例得聲請減軍至馬甲毆死本官驍騎校例內雖無
保辜明文惟以下犯上與以卑犯尊情事相同辦理
不宜互異且查會典內驍騎校一官職掌與佐領同
而繫與佐領之下自應以佐領佐貳論佐領於馬甲
為本管官驍騎校即屬本管官之佐貳律內軍士毆
本管佐貳官篤疾者絞候至死者斬候核與卑幼毆
傷總麻尊長罪名並無區別今馬甲白達色毆傷驍

騎校富忠係於餘限內因風身死較之卑幼毆傷總
麻尊長餘限內因傷身死者情節尤輕自可比附定
擬該犯係旗人未便竟予折枷完結該派審司員擬
將白達色寔發黑龍江充當苦差到配加枷號三個
月之處尚屬允當惟此等案件既有比例可引自應
援例奏請

定奪

似毋庸于本罪上量減問擬是否仍候

鈞

定後交司遵辦

河南司

查律載弟毆胞兄死者斬又例載毆死本宗期功尊
長罪千斬決之案如卑幼寔係被毆情急抵格無心
適傷致斃該督撫按律定擬將並非有心干犯情節
分晰叙明法司會同核覆亦照本條擬罪核其所犯
情節寔可矜憫者夾簽聲明恭候

欽定

若與尊長互聞係有心干犯毆打致斃者亦於案內
將有心干犯之處詳細叙明即按律擬以斬決各等
語此案唐乃同因向胞兄唐乃悃索討欠錢唐乃悃

無錢回覆唐乃同知其有錢放賬即囑唐乃惘隨便
滙還唐乃惘不允斥罵唐乃同回詈唐乃惘掌批伊
右腮朕唐乃同舉拳回毆適傷唐乃惘右耳連耳根
倒地殞命該撫將唐乃同依律擬以斬決等因具題
臣等查卑幼毆死期功尊長之案如訊係有心干犯
應按律擬以斬決若寔係被毆抵格無心適傷例唯
叙明可原情節夾簽聲請罪名既有區別聲叙豈容
含混今唐乃同因胞兄唐乃惘掌批伊腮朕舉拳回
毆適傷致斃該撫將唐乃同依律擬以斬決於是是否

毆邊傷致斃該撫將唐乃同依律擬以斬決於是
否有心干犯及無心適傷之處均未據聲叙明晰罪名
出入攸關臣部碍難核覆應令該撫再行提犯研訊
確情分別聲明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山東司

該撫疏稱王景和等云等語查例載罪犯業經拏獲捕役借稱設法制縛悞傷其命者仍照已就拘執而擅殺之律以聞殺論又律載聞殺者絞監候等語今捕役陳忠將盜首蘇懷緝獲因欲追究夥犯跡將蘇懷盤問因其匿不吐露邀同夥役趙喜將蘇懷兩手大拇指用繩縛住懸吊廟樑追問以致蘇懷因患痧被吊氣閉殞命雖蘇懷係屬盜首罪犯應死惟陳忠業經將其拿獲即應送官究辦仍輒敢用繩懸

吊致斃其命自應照捕役設法制縛誤斃罪犯以聞
殺論之例擬以絞抵該撫將陳忠比照威力制縛人
致死絞罪上量減擬流寔屬含重就輕與例不符至
聽從下手之趙喜應照聞殺餘人擬杖該撫問擬滿
徒亦未允協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行按例妥
擬到日再議

山東司

查律載同姓服盡親屬相毆至死以凡論又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者以主使之人為首下手之人為從人同謀共毆人致死下手致命傷重者絞監候原謀不問共毆與否杖一百流三千里各等語此案譚同因無服族弟譚法之兄譚有與族人譚芬有公地各半分管譚芬將應得一半賣與譚同管業譚法之弟譚四飲醉心疑譚同謀買地畝往向不依譚同堂姪譚立春與工人蘇二出勸譚四撲毆譚立春等將譚

四毆傷而散譚法聞知幫護携棍趕至譚同門首辱罵譚同生氣喝令譚立春等將譚法毆打蘇二即用木杌毆傷譚法右臂膊譚立春因先與譚四爭毆餘氣未消亦用棍毆傷譚法左右額角等處殞命該撫將譚同依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律擬絞監候譚立春依下手之人為從律擬流等因具題臣等查威力主使毆打致死之案因下手之犯本無欲毆之心係迫於主使者之嚇逼所致故坐主使者以為首之罪下手之犯得以從寬末減若下手者本欲毆打覺雖

下手之犯得以從寬末減若下手者本欲毆打覺雖

起於當場喝令情寔類乎同謀共毆自應將下手者
擬抵不得概援主使為首之律致滋出入今譚立春
毆傷譚法身死雖經譚同喝令惟譚立春供稱因與
譚法之弟譚四爭毆餘氣未消幫毆致斃是譚立春
本有欲毆之心而譚同又無嚇逼之狀核與威力主
使之律不符自應依同謀共毆律將下手之譚立春
擬絞原謀之譚同擬流方足以昭平允乃該撫並未
詳核案情輒因譚同有首先喝令之語即科以威力
主使為首擬絞之罪反將下手之譚立春減等擬流

寔屬輕重例置臣部礙難率履應令該撫另行按律
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山東司

查律載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以聞救論若罪人本犯
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又例載聚衆夥謀於素無承
葛之家入室搶奪婦女無論曾否媒說一經搶獲出
門即屬已成審寔不分得財與未得財為首者斬立
決為從皆絞監候其有並非夥衆但強賣與人為妻
妾者擬絞監候又強奪良家妻女中途奪回及尚未
姦汚照已被姦占律減一等定擬各等語此案朱七
仔因胞兄朱桐之女朱氏被夫休回另配劉倍子聞

知託趙可儉媒說聘娶許俟成親後致謝趙可儉即
向朱桐媒說朱桐以狠好之言答覆並未說定嗣趙
可儉向朱桐定期迎娶朱桐因查知劉倍子家貧回
覆趙可儉嗔其反悔口角而散趙可儉希圖謝錢以
朱桐先兄後悔主唆劉倍子強娶囑劉倍子攜帶財
禮先行復哄邀不知情之劉如子牽驢隨往令其在
庄外等候趙可儉與劉倍子行抵朱桐家聲言接親
經朱桐之妻劉氏嚷罵趙可儉起意強搶同劉倍子
進屋將朱氏搶出庄外架夫上驢劉如子隨同趕驢

進屋將朱氏搶出庄外架夫上驢劉如子隨同趕驢

送至劉倍子門首朱劉氏趕往不依趙可儉逃避劉
倍子不敢成親將朱氏交與朱劉氏領回朱桐邀同
胞弟朱七仔尋獲趙可儉朱七仔將趙可儉毆打傷
重身死該撫以趙可儉糾允劉倍子並哄邀劉如子
前往接親原糾人數業已成衆而搶奪時僅止趙可
儉與劉倍子二人同往若將趙可儉依強奪良家妻
女中途奪回尚未姦污照已被姦占律減等擬以滿
流則朱七仔將其毆死應照擅殺罪人擬絞如趙可
儉應依並非夥衆但強賣與人為妻妾例擬絞監候

則未七仔擅殺應死罪人律止擬杖並援該省從前
辦過曹二劉茂成案咨請部示等因查搶奪婦女之
案或援強奪姦占律定擬或援聚衆夥謀例定擬罪
名輕重不同總以搶奪之時是否聚至三人為斷若
聚至三人內有一二人係被誘隨行則聚衆而未夥
謀其情節雖較聚衆夥謀為輕而實較並未聚衆為
重故向來無論已未姦污均照並非夥衆但強賣與
人為妻妾之例問擬絞候歷久遵循辦理即如該撫
原咨所引二案內劉茂等搶奪靳留妮尚未姦污一

原咨所引二案內劉茂等搶奪靳留妮尚未姦污一

案雖經夥謀於前惟搶之時僅止二人同往與聚眾
之例不符是以該省照強奪姦占律減等擬流本部
照擬核覆至曹二等搶奪卓魏氏尚未姦污一案雖
黃魁等二人係被騙隨往並未夥謀惟業已聚至三
人即難援尋常強奪之律是以本部駁令依並非夥
眾但強賣與人為妻妾之例問擬均係酌量情節各
按律例分別定斷並無歧誤今朱七仔擅殺搶奪伊
姪女朱氏之趙可儉身死如果趙可儉初意止圖強
娶迨至朱氏門首始行起意搶奪則謀搶之時僅止

止二人又未將在庄外等候之劉如子誘令同進庄
內不特與聚衆夥謀者不同亦且非聚衆而未夥謀
者可比被搶之朱氏既未被污自應將趙可儉依強
奪而未姦占減姦占一等例擬流殺死趙可儉之朱
七仔依擅殺罪人律擬絞惟細核案情趙可儉代劉
倍子向朱桐媒說業經朱桐回覆不允乃復邀同劉
倍子並哄令劉如子牽驢前往所供事前僅圖強娶
並非預謀搶奪殊難憑信至劉如子雖止在庄外等
候並未幫同入室弟趙可儉等將朱氏搶出庄外時

候並未幫同入室第趙可儉等將朱氏搶出庄外時

其恃強架拉之狀劉如子自必目擊而況朱氏猝被
搶走未必默無一言何以劉如子復敢隨同趕驢伴
送行走即難保無夥同謀搶情事該撫於此等情節
未據研究明確率行咨請部示本部碍難臆斷應令
該撫另行提犯研訊確情分別按例妥擬到日再議

山東司

刑部等部謹

奏為遵

旨會議具奏事內閣抄出山東道監察御史周口炳奏請
申明辦理尋常外結徒犯定例並請酌立限期一摺
道光十二年九月初四日奉

上諭御史周口炳奏請申明外結徒犯定例並酌立審詳
報部各限期一摺著吏部刑部會同核議具奏欽此該
臣等會議得據該御史原摺內稱查外省報部尋常

外結徒犯一項云云通行遵照等因具

奏

前來查刑律載直隸各省審理尋常命案限六個

月搶竊發塚一切雜案俱定限四個月其限四個月

者州縣兩個月解府州府州二十日解司司二十日

解督撫督撫二十日咨題又外省徒罪案件如有關

係人命者均專案咨部核覆仍今年終彙題其尋常

徒罪各督撫批結後即詳叙供招按季報部查核又

吏例載

各等語是外省審辦命案及一切雜案凡應咨應題
者例載分限極為詳備至尋常徒罪案件因其無關
人命向由該督撫自行批結例無作何扣限之文且
批解之後例內祇言按季報部查核而造報遲延作
何叅處原例亦未議及故向來各省咨報外結徒犯
冊 照承審一切雜案例限詳細註明者亦有並不
註明承審分限者有逐季通報咨部者亦有遲之又
久始行報明者摠緣例內向無明文以致辦理未能
畫一茲據該御史奏請酌定辦理尋常徒罪審詳報

部各限期明立專條通行遵照等因係為清釐庶獄
起見應如所奏辦理臣等公同商酌應請嗣後各省
審辦無闕人命徒罪案件即照承審一切雜案定限
四個月之例州縣兩個月解府州府州二十日詳司
司二十日詳督撫督撫二十日批結至批結之後由
該臬司按季彙齊務于每季後二十日內造冊詳報
該督撫務於十日內出咨報部總不得過一月之限
其報部冊內務于逐案詳叙供招併將人犯到案及
州縣府司督撫審轉批結各日期詳細註明聽部查

州縣府司督撫審轉批結各日期詳細註明臚部查

核倘有審辦遲延分限及造冊報部遲延者即由刑
部轉咨吏部將遲逾分限各員照

例議處造報遲延各員照

例議

處似此明定章程庶審詳可期迅速而辦理不致參
差矣如蒙

俞允 目部通行各直省一體遵照並於下屆修例時纂入

例冊永遠遵行再此案于 月 日批出到部係刑

部主稿合併聲明所有 臣等會同核議緣由謹恭摺
具

奏請

旨

山東司

查例載寔在充惡棍徒無故生事行兇被害之人殺
非登時照擅殺罪人律擬絞監候又律載共毆人致
死下手傷重者絞監候各等語此案高崗因妻弟生
紹德生紹順孤苦無依經高崗撫養長成後因其不
務正業時常酒醉罵街被擾難堪將其回覆另住生
紹德等仍令高崗資助稍有不遂尋衅吵鬧高崗畏
兇未較生紹德又向高崗硬索糧食未允聲言放火
燒房嗣高崗塲園秫稻被火當即救熄知係生紹德

所放畏惡未究後生紹德又向高崗訛索大錢一千
文高崗僅給錢五百文生紹德不依爭罵走散生紹
德因訛詐不遂糾同生紹順攜刀向高崗辱罵高崗
回署生紹德用刀向砍經高崗堂弟高傑堂姪高思
平趨護生紹德將高傑砍傷倒地高崗取鉄杆鉤傷
生紹德左右膝肋倒地因屢被擾害一時忿激起意
用剪刀將其兩眼剜瞎並用石炭揉擦生紹順持刀
趨護高思平等亦將生紹順兩眼剜瞎生紹德旋即
殞命生紹順越十一月因病身死該撫將高崗依充

殞命生紹順越十一月因病身死該撫將高崗依充

惡棍徒生事擾害被害之人殺非登時例擬絞監候
高思平等擬以軍徒等因具題臣等查殺死充惡棍
徒以擅殺罪人問擬之例係指死者寔屬無故擾害
被害之人忿激致斃者而言若祇係姻婭之間藉
端求索並非無故擾害致被殺死向俱照凡聞定擬
不得概援擅殺之律今生紹德等屢次令高崗資助
稍不遂意即尋衅以鬧固非安分之徒然究係高崗
妻弟在高崗本有任恤之誼且生紹德不過恩求助
不遂偶然挾詐逞充尚非寔在棍徒無故生事擾害

者可比該撫將毆傷生紹德身死之高崗依殺死充
惡棍徒例問擬殊未允協惟原題內有坐紹德聲言
放火燒燬房屋高崗場園林措旋經放火救熄一節
如果高崗場園被燒寔係生紹德放火所致高崗將
其殺死尚可酌照擅殺放火罪人例科斷若生紹德
放火並無確據自應將毆打致死之高崗即依凡鬪
定擬乃檢閱該撫供招未據聲叙明晰臣部碍難臆
斷應令該撫另行研訊明確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

議

山西司

查律載軍民吏率毆非本管三品以上官者杖八十
徒二年傷者杖一百徒三年毆傷五品以上官者減
二等又品級同自相毆者同凡聞綸又鞠獄官於因
之不應鎖而鎖者杖六十各等語此案宗室瑞林因
遺失烟壺在街嚷罵步軍校聯喜斥其不當街嚷
鬧瑞林不服詈罵聯喜領令領催幅兔等將其捆縛
瑞林掙扎致在門框挫傷額顱並稱伊係宗室不應
捆縛聯喜因其並未戴頂繫帶疑係假冒即令步甲

旨瑞

得受將其鎖送瑞林用脚掙扎致將魚腮門蹬脫聯
喜隨將瑞林解至步軍統領衙門瑞林捏稱聯喜將
伊毆傷聯喜亦稱官廳門窗被瑞林搬毀並瑞林將
其衣帽撕揉等情經步軍統領衙門奏明奉

林著交刑部會同宗人府審訊當經本部會同貴府
審悉各情取定紅供將瑞林擬以不應重律杖八十
聯喜擬以不應輕律笞四十咨照在案嗣據片稱聯
喜裝點被毀衣帽及捏稱搬壞門窗與伊清阿誣賴
宗室榮贊一案情急不甚懸殊等因當經本部查案

咨覆茲復據片稱毀五品以上官者律有專條又帽頂係

國家名器亦非平人尋常器物可比再查成案凡宗室搬壞官廳者刑部均照拆毀申明亭律辦理他人誣人搬壞官廳罪名不應獨輕况瑞林並無別項不法既口稱身係宗室聯喜復令兵將他鎖上寔是不應鎖而鎖若僅擬以不應輕似屬寬縱等因查控訴之案應否坐誣總以所控各情是否空捏指為斷今聯喜指稱瑞林搬壞官廳門窗如果門窗並無損壞而

聯喜裝點損壞情形誣為瑞林逞忿拆毀則陷人以
貌法之罪自應反坐以誣告之條乃查閱該員到案
原供僅稱官廳門窗亦被搬壞並無係瑞林逞忿拆
毀之言現在查驗該廳門扇又實被瑞林蹬損與搬
壞情事畧同是該員所供寔屬有因並非平空捏指
衡情定斷匪特不能將該員依誣告拆毀申明定律
反坐擬流並不能將該員依誣告損壞官屋律反坐
擬杖至該員所稱瑞林向伊揪毆並將伊衣服撕破
頂戴揉搓各情雖審係虛誣惟毆非本管五品以上

官未傷律內並無加重明文況該員係五品職官瑞林亦係四品宗室設使揪毆屬寔不過照手足毆人不成傷律擬以笞二十頂帽固係

國家名器第遍查律例並無棄毀者應加等治罪之條設使揉撻屬寔亦不過照棄毀器物律擬以杖六十今該宗室既經問擬杖八十是該員所誣各情在該宗室均屬輕罪不議即不能科該員以誣告加等之條若律稱不應鎖而鎖杖六十係指鞠獄之官倚法虐民者而言今聯喜誤將宗室瑞林鎖送本部因其

並非鞠獄之官與不應鎖而鎖之律不甚脗合是以酌照不應輕律定擬惟現據

貴府往復咨商本部未便仍執原議應即從重比律糾斷聯喜應比照鞠獄官於囚之不應鎖而鎖杖六十律杖六十其本部從前咨送原稿間有未盡周密之處既經

貴府簽商亦應酌量詳細改定相應咨覆

貴府並將本部畫定奏稿咨送標畫俟畫齊之日送回本部定期會奏可也

山西司

查軍流遺犯老疾收贖之律係指未經發配者而言
若軍流遣犯到配後或年逾七十或患病成篤向不
在查辦之列此案巴勒丹因搶奪擬絞減發山東該
犯由配所脫逃被獲應照例枷號調發之罪仍發原
配茲理藩院以巴勒丹係雙目俱瞽與手足殘廢尚
能目視可以乞食者不同可否連發往原配之罪一
併收贖等因查本部向來辦理拿獲脫逃軍流雙目
俱瞽之案俱係收贖逃罪仍發原配若如理藩院所

咨將此等逃遣連原犯罪名一併收贖是較軍流在
配安分守法因病成篤不准查辦之犯轉覺寬縱自
應仍照向例收贖脫逃調發枷號之罪仍發原配以
昭平允相應咨覆可也

山西司

查例載本夫捉姦毆傷姦夫至折傷以上者無論登時事後概予勿論等語此案詹法盛因許道貴與伊妻陳氏通姦屢將陳氏帶領同逃俱經該犯追尋我見嗣許道貴戀姦情熱又商同陳氏逃走該犯查知邀同工人金開泰等追及該犯將許道貴右脚跟割傷又挖瞎其左眼睛致成篤疾該撫將詹法盛依罪人已就拘執而擅傷以聞傷論損人二事以上至篤疾律擬流等因咨部查詹法盛毆傷姦拐伊妻之許

道貴成篤按本夫捉姦毆傷姦夫至折傷以上無論
登時事後例得勿論該撫將詹法盛擬以滿流係屬
錯誤應即更正詹法盛一犯合改依本夫捉姦毆傷
姦夫至折傷以上者無論登時事後概予勿論例勿
論餘如所咨完結

山西司

查律載失火延燒致傷人命者杖一百又名例律載人命案件按律不應擬抵罪止軍徒人犯除毆死二命照律從一科斷如至三命者於應得軍流徒本罪上加一等三命以上者按照致死人數遞加一等各等語此案張蕭因置有花炮花筒燒酒零星等物在張揖空房寄放嗣於晚間張蕭攜帶燈籠行至貨房將燈放在門外口吸烟貨進內取出簸箕詎烟火誤落地上紙內以致火發延燒花炮引及燒酒貨房坍塌

塌打倒張秉端住房致張秉瑞並妻李氏暨二子一女被壓殞命該撫將張翦依失火延燒民房致傷人命杖一百律上加枷號一個月等因查人命案件按律不應擬抵罪止軍流徒人犯如至三命以上例應照致死人數遞加科斷詳譯例內所稱罪止軍流徒之語係別於罪應擬抵者而言其罪在軍流徒以下者例內雖未指明惟同一律不擬抵自應概行遞加科斷方與例意相符今張翦失火延燒轟塌房屋打倒張秉瑞住房以致張秉端夫妻子女五命被壓身

死按三命以上照致死人數追加之例應於失火延
燒致傷人命滿杖上追加三等擬杖八十徒二年該
撫將張翥擬以杖枷殊未允協至張執中係張秉端
之叔於張秉端夫妻子女被壓身死並未報官報讞
同親戚任治河等棺殮寢息雖張秉端等非被人毆
死可比惟張執中等私埋匿報究干律議乃該撫僅
將聽從匿報業已病故之鄉地任久敬擬以不應重
杖而於張執中等應得之咎亦未議及殊屬疎漏本
部碍難率覆應令該撫詳叙供招按例妥擬到日再

議

山西司

查律載官司差人追捕罪人持伏拒捕其拒者格殺之勿論若追捕之人惡其逃走擅殺之以聞殺論又聞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又例載隣佑人等因賊犯偷竊直前追捕或賊勢強橫不能力擒送官登時倉猝毆斃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捕人多於賊犯傍衆兵毆致斃者仍照擅殺罪人律擬絞監候各等語此案捕役許成創業因奉票跡緝賊犯杜二擲杜二擲聞風潛逃嗣許成等探知潛回前至

其家搜捕許成在於杜二廝房內我見上前捉拿杜
二廝掙脫逃跑許創業攔住杜二廝即用鉄通條扑
毆許創業拾棒毆傷杜二廝左肱肱將其通條格落
杜二廝接棒拉奪許成即拾鉄通條毆傷杜二廝顛
門殞命該撫將許成比照冷佑人等因賊犯偷竊直
前追捕賊勢強橫不能力擒送官登時毆斃例杖一
百徒三年等因咨部查擅殺竊賊之案隣佑與事主
不同官差又與隣佑不同定例各有區分引斷豈容
牽混且隣佑捕毆竊賊致斃擬徒之例係指因賊犯

偷竊之時登時倉猝捕毆致斃者而言若事後搜捕則事主與隣佑均應依擅殺律科以絞候不准概擬城旦今捕役許成奉票緝賊毆傷杜二廝身死係屬事後搜捕自有官司差人追捕罪人擅殺之律豈得牽引隣佑登時毆斃竊賊之條况該犯以二人共捕一賊是捕人多於賊犯亦於賊勢強橫不能力擒送官者不同該撫將該犯比例擬徒殊未允協罪闕生死出入本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行按律擬具題到日再議

山西司

查例載有事以財行求計所與之賕與受財人同科等語此案張逢春姚攀蛟與未到案之董化鵬各圖認種順承郡王地畝一同赴京投認旋在飯舖遇有不識姓名人自稱順承郡王堂叔隆三爺張逢春即央托其人轉求許其得地酬謝其人聲稱順承郡王業經委員查勘廠地方有田戶李誠三等認種下餘地畝甚多如懇給銀統交張逢春等三人墾種飭令回廠勘地措辦銀兩嗣張逢春等設措銀五百兩交

給不識姓名人其人給與張逢春等認種執照並令
張逢春等再交銀五百兩俟交訖委員赴廠再交地
畝張逢春等信以為寔又措銀五百兩令董化鵬赴
京送銀張逢春等欲赴廠所查勘餘地車上各揀黃
布旗一面上書順承郡王佃戶字樣被王府護衛奪
獲稟官該撫將張逢春等均依以財行求與受財人
同科無祿人減一等例於不識姓名人誣騙財物擬
流罪上減等擬徒等因咨部查與受同科之例係專
指以財行求欲得枉法者而言若尋常被騙之案不

得概行援引今張奉春等希圖認種順承郡王地畝
並非作奸犯科可比其央託轉求許伊事後酬謝亦
與有事以財行求者不同業經被騙多金已屬可憫
若復律以賄求之罪未免法重情輕且細核案情張
逢春等與不識姓名人既未謀面何以初次會遇即
知該犯等有認種地畝之事冒名誑騙誠恐另有從
中說合之人况該犯等不過飯店一見何以深信不
疑湊給多金所稱素未認識之處亦難憑信再張逢
春等於二次赴京後與不識姓名人何有復行撞遇

遇其交銀係在何處給與執照又在何地若逐一跟
究無難得其踪跡乃查閱供詞均未叙及罪名均未
允協案情亦多疑竇本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飭屬
研訊確情按例妥擬報部到日再議

山西司奉

戴 大人交核山西省咨張均德等挾制本官等情一案職
等查此案皂班總役張均德因該縣常旺等三村淋
晒私鹽應奉官禁該村民等許給該犯與三班各役
年規錢各一百二十千代為包庇嗣經該令鄭書俊
差令傳諭該村鄉約平毀鹽畦皂班散役鄭德元起
意向該令恐嚇挾制商同張均德等囑令散役李吉
捏稱該村民已預備鎗械欲行抗拒等詞當堂回稟
該縣欲將李吉責打張均德即以不論何官去即打

死之言向嚇並稱我們散罷看其再打何人隨與封
幅魁等十二人一齊擁出逃散經該縣北三班衙役
將張均德等立時拿獲該撫將張均德等均依刁徒
直入衙門挾制官吏例擬軍張均德喝令散堂更為
胆玩情節較重發往新疆給官兵為奴經該司以張
均德係在官人役胆敢藐法勒贓挾制本官倡言颺
散馭令照夫役人等不遵約束逞兇挾制因而率眾
颺散以致誤公為首擬斬監候等因繕具稿尾呈

堂
奉

諭 交核職等查例載夫役工匠人等遇有緊要差使傳
集公所立待應用如不遵官長約束為匪不法逞充
挾制因而率衆颺散以致誤差審明為首者擬斬監
候為從均枷號一箇月杖一百倘係偶爾違禁干犯
賭博鬥毆等事並未挾制官長颺散誤差者仍按本
律治罪等語詳繹例內夫役二字係指應役之民夫
而言故與工匠並稱差使二字係指大工大役刻不
容緩而言故有緊要三語至颺散之罪為首竟擬重
辟者懲一儆百之意為從僅予薄責者留備使令之

意例意甚屬顯明援引不容牽混令張均德係縣署
皂役雖於該縣欲將伊等責打之時喝令散堂惟隨
同擁出者僅止十餘人其書役並未颺散亦無貽誤
要差情事核與夫役工匠人等颺散誤差之例不符
該撫因其逞刁扶制情節可惡從重照刁徒挾制官
吏例擬軍並將為首之張均德從重發往新疆為奴
衡情酌斷似可照覆該司馭令照夫役工匠人等挾
制颺散誤差之例問擬轉寬不甚允協應毋庸議是
否仍候 鈞定

山西司

查例載原犯寔犯死罪免死減軍人犯在配脫逃如
逃後復有行充為匪按其後犯罪應斬絞監候加擬
立決各等語詳繹例內所稱寔犯死罪係別於問擬
死罪隨案聲請減軍者而言若曾經問擬斬絞監候
罪名即無論秋審之應寔應緩均應以寔犯死罪論
故向來此等人犯蒙

恩減軍之後遇有脫逃為匪厯係援照免死軍犯脫逃為
匪之例分別辦理並無歧誤此案武吉印子先因行

竊計贓通貫擬絞監候題結嗣恭逢道光十一年正

月十二日

恩旨 經本部核係秋審應入緩決之犯奏准減為極邊烟

瘴充軍解至中途脫逃復行竄張鉞當舖計贓通貫該撫以寔犯死罪免死減軍寔犯二字是否係指原犯應擬秋審情寔奉

旨免 勾後改緩決減軍等項人犯而言改發極邊烟瘴充

軍之竄盜在配復犯行竄計贓通貫係指本應外遣改發極邊烟瘴充軍之竄盜復犯死罪者而言若將

武吉印子比例問擬立決與兩犯死罪在監未經減等之犯復犯死罪之情罪究屬稍輕罪閑監候立決未便比例問擬咨請部示等因查武吉印子先因犯竊逾貫問擬絞候係屬寔犯死罪嗣因恭逢

恩旨

奏准減軍核與寔犯死罪免死減軍之例正相脗合

雖逃在未經到配之先惟中途脫逃與在配脫逃情事相同其復犯行竊逾貫自應即照免死軍犯在配脫逃復犯絞候之例擬以立決如謂業經減等之免死軍犯較之未經減等之監禁死罪為輕未便一例

擬罪不知一係負罪在監復行逞兇一係負罪在逃
復行為匪核其情節原屬不甚懸殊且死罪監候人
犯在監行兇斃命例應照前後罪名從重擬以立決
故有前犯應斬雖後犯罪止擬絞亦應從重以斬決
定斷者若免死軍犯在逃復犯死罪則無論前犯之
應斬應絞止應就現犯罪名加以立決就二例細為
比較亦似微有等差況斷罪各有專條勢難相提並
論所有該撫牽引死罪人犯在監行兇之例咨請部
示之處應毋庸議至該撫原咨所引名例一條係改

發烟瘴竊盜在配行竊之專例今武吉印子係在逃
行竊本有正條可循自毋庸牽合定斷致滋混淆相
應咨覆該撫詳叅例意將武吉印子一犯作速審擬
具題到日再議

此件於十三年九月該省遵照部示將該犯照
免死減軍在配復犯絞候加擬立決具題本部
照擬核覆在案

